

# 北窗杂记

## 二集

陈志华 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 北窗杂记二集

---

陈志华  
著

---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窗杂记二集/陈志华著.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7 -5392 -5133 -2

I. 北... II. 陈... III. 建筑学—文集 IV. 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2549 号

书 名: 北窗杂记二集

著 者: 陈志华

出 品 人: 傅伟中

责任编辑: 熊 侃

特约编辑: 王晓梵 程忆南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政编码 330008

发 行: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87mm × 1092mm)

32.25 印张 440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 前言

1999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袁元先生帮我编了一本《北窗杂记》出版,以我在《建筑师》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为主,再搭上另外的一些杂文随笔,朋友们觉得闲时还不妨凑付着看看,于是,“花生文库”的王瑞智先生见我新攒下来的杂记之类又有几十万字,就帮我编了这本《北窗杂记二集》。如果这一本也还可以看看,那我就得把王先生和袁先生一起感谢了。

这本《二集》,和先头那本比较:有两点不同。第一是,原先的那本有不少篇幅鼓吹创新精神,反对各种因循保守的“理论”。就建筑设计来说,我支持我的老师周卜颐先生的那句话:“标一点儿新罢,立一点儿异罢。”在这第二本里,这方面的文字少了一点,我要申明,这决不是我的主张有什么变化,我依旧鼓吹创新,决没有减弱的意思。近年少说了几句,是因为建筑界的大形势有了不小的进步,“创新性思维”比十几二十年前活跃得多了,成绩已然不少。那些“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夺回故都风貌”,“新的要跟老的找统一”等等主张,已经不大有人记得了,既然如此,这些年我也就不必再为克服它们而多费笔墨。不过,事情倒是有了另一方面的遗憾,那就是:在标新立异的时候,有时候不顾大局,不顾城市整体,不顾建筑本身的规律性而矫揉造作,或者甚至和某些力量、某些关系、某些利益挂上钩,搞些有损于社会和谐、有损于城乡合理发展的事。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理论深度,却不便于公开多说,所以,我虽然说过几句,篇幅毕竟少得多了。

第二点是：这几年，我们仍然坚持着“非赢利性”的纯学术的乡土建筑研究，年年都有些成果，但是，出版这些成果却越来越难，因为出版社很重视他们的赢利，有些书稿被积压，有些得以出版的也发行量很少。我们做乡土建筑研究，决不希望“垄断”一个领域，而是乐于看到有不少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多彩和极高的历史价值，认识到研究它们对完善中国建筑史、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通史的重大意义，对世界文化也会有重要的贡献，从而参加到研究乡土建筑这项工作中来。因此，为了引起更多的人对这项工作的兴趣，我从我的乡土建筑研究著作中切下了一些章、节、段落，收在这本书里，作为引玉之砖。而且，曾不揣冒昧，给几位朋友写的关于乡土建筑的著作写了“序”，立意也在于鼓吹，便收了一部分在这里。

这两点，是这本《二集》和前一本的主要差别。

2007 年 12 月

时逢“大雪”节

# 目 录

## 前言

### 甲：忆师友

1. 爱美·审美·创造美  
——纪念林徽因老师诞生一百周年…………… 003
2. 一位正直而认真的人…………… 007
3. 我有过这样的老师…………… 011
4. 访普鲁金教授…………… 015
5. 故园的寻觅者…………… 019
6. 此情可待成追忆…………… 027

### 乙：杂记

- 1-41. 北窗杂记(六七——一〇七) …… 033
42. 评《中华建筑之魂》…………… 301
43. 政绩与面子 …… 309
44. 劳驾啦,媒体…………… 316
45. 黑豆汤可养人了 …… 318
46. 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 …… 321
47. 楠溪江啊! …… 327
48. 关于楠溪江古村落保护问题的信 …… 336

### 丙：赠序

1. 《福建土楼》序…………… 343
2. 《中国村居》序…………… 346

|                       |     |
|-----------------------|-----|
| 3.《泰顺》序·····          | 350 |
| 4.《瓯越乡土建筑》序·····      | 353 |
| 5.《三峡古典场镇》序·····      | 356 |
| 6.《龙游文化遗产图志》序·····    | 358 |
| 7.《古镇磻口》序·····        | 361 |
| 8.《磻口志》序·····         | 364 |
| 9.《古村郭峪碑文集》序·····     | 367 |
| 10.《江南明清门窗格子》序·····   | 371 |
| 11.《乡土寿宁》序·····       | 375 |
| 12.《乡土文化与流坑村研究》序····· | 377 |
| 13.《深圳市古建筑调查》序·····   | 379 |
| 14.《宁海古戏台》序·····      | 381 |
| 15.《中外名建筑鉴赏》序·····    | 385 |
| 16.《世界建筑艺术之旅》序·····   | 387 |

#### 丁:自序与后记

|                        |     |
|------------------------|-----|
| 1.《西方建筑名作》前言·····      | 391 |
| 2.《外国造园艺术》序·····       | 393 |
| 3.《外国造园艺术》后记·····      | 398 |
| 4.《法国的造园艺术》后记·····     | 402 |
| 5.《意大利的造园艺术》后记·····    | 407 |
| 6.《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初版题记·····  | 411 |
| 7.《意大利古建筑散记》修订版题记····· | 414 |
| 8. 乡土建筑研究丛书·总序·····    | 416 |

#### 戊:乡土建筑研究著作切零

|               |     |
|---------------|-----|
| 1. 芙蓉村·····   | 421 |
| 2. 重回楠溪江····· | 424 |
| 3. 曲径通幽处····· | 428 |

|                   |     |
|-------------------|-----|
| 4. 婺源掠影·····      | 431 |
| 5. 清华彩虹·····      | 439 |
| 6. 来到了关麓村·····    | 442 |
| 7. 徽商村里的生活·····   | 447 |
| 8. 兰江岸边·····      | 454 |
| 9. 到张壁村去·····     | 458 |
| 10. 初到黄土高原 ·····  | 461 |
| 11. 黄土塬上十里铺 ····· | 467 |
| 12. 楼下村掠影 ·····   | 474 |
| 13. 狮峰寺一日 ·····   | 479 |
| 14. 洞主庙 ·····     | 481 |
| 15. 告别俞源村 ·····   | 485 |
| 16. 岭南的暖冬 ·····   | 489 |
| 17. 从哥老会说起 ·····  | 493 |
| 18. 走好,福宝场·····   | 501 |
| 19. 磧口恋 ·····     | 507 |



甲

忆  
师  
友



## 爱美·审美·创造美

### ——纪念林徽因老师诞生一百周年

人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准备为林徽因先生的百年冥寿办一些纪念活动,我这才恍然憬悟,原来林先生去世的时候,不过五十岁刚刚出头。望着北窗外沉沉的夜空,我不禁怅惘起来,如果老天有眼,林先生再健康地生活几十年,这世界会增添多少美好的东西!林先生是为美化这世界而生的,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匆匆的十来年,林先生成就了一位建筑学家、一位装饰艺术家、一位诗人、一位教育家。再无情的岁月,也不能把林先生的名字从中国建筑史和中国文学史抹掉了。

三年前,到八宝山悼念莫宗江先生的时候,特地去瞻仰了林先生的坟墓。在那个黑暗的时期里,坟墓曾经被“革命者”破坏,后来,那块浮雕着花环的石碑重新竖立起来了,但先生被凿掉的名字还是没有重刻。朋友们纷纷议论,希望把坟墓再修整一下,恢复梁思成先生当初设计的样子。我心里很觉得凄凉,却默默地想,没有名字也不妨。那石碑上的花环,是林先生亲自

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装饰,我带学生在纪念碑工地劳动实习的时候,眼看着雕花师傅们一锤一锤地把它打造出来,靠在工棚门口放着。吃饭的时候,大家端一碗菜,捏两只馒头,蹲在它面前,慢慢地欣赏,赞叹。还有别的什么人能设计出这样美的花环!就像当今几乎所有的人,一读到那一段千古名句——“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墙,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谁会不想到林徽因这个名字呢?

我是进清华大学两年之后才转到营建系学习的,那是1949年。转系的动机之一就是仰慕梁先生和林先生,记得那天到胜因院去向二位先生提出申请,说到我在社会学系读过了两年,梁先生很高兴,劝我不要在乎放弃两年的学历。他耐心地给我讲,无论建筑设计还是城市规划,都需要社会学的知识和思考。我那时候还差三个月才到二十岁,在声名赫赫的先生们面前怯

生生地觉得手脚僵硬，浑身不自在，听不清楚梁先生的话，却牢牢记住了林先生的热情。林先生催我赶紧到注册组去办转系手续，而且说：营建系欢迎你，我们本来打算把营建系一二年级的学生，都放到文学院和法学院里去学两年，到三年级才开始上建筑学的课，五年级毕业。你正合乎我们的设想。

可惜，那时候林先生的健康已经很不好，我进了营建系之后，并没有机会听先生的课，甚至难得见先生一面。早两年林先生健康还好一点，高班同学曾得到不少教益，有时候说起来，我就遗憾为什么考大学的时候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营建系。但我也几次当面领受过先生的教导，虽然现在已经记忆力很弱，那五十几年前的教导倒还记得非常清楚，以后也决不会忘记。

那是一年级的时候，系里的老师们为了振兴北京的传统手工艺，帮着设计一些景泰蓝的瓶瓶罐罐。有一次，在我们大通仓式的设计教室中央放了一张桌子，陈列了几件作品，给我们学习。我正慢慢一件件地琢磨，林先生忽然在我身边说话，问我看了有什么心得，我愣了一下，结结巴巴回答不出什么来，先生就非常亲切地讲开了。先说一个时期以来景泰蓝的没落：只重手工艺精巧，不重艺术品味；只重图案复杂，不重造型优美。先生把这叫做“慈禧太后风

格”，很不赞成。我虽然还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知道盼望着的机会来了，便聚起精神来细细听着。林先生拿起一只鱼篓罐，说，看艺术品，要先从整体看起，整体的和谐完善是决定性的，其次才看细节。那只罐子是莫宗江先生设计的，林先生告诉我，莫先生是如何去熟悉古代青铜器的，得到了什么好处，这件作品从哪些方面借鉴了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先生把那只鱼篓罐举到眼前，说：学习古代青铜器和石刻，主要是学它们的大气和刚气。你好好品味这只鱼篓罐，看它的大轮廓，既单纯，又有变化，看这一对“S”形的曲线，多么有弹性。

说到曲线，林先生把话题转到罐子上的卷草装饰纹样，用纤细的手指比画，说：卷草有大叶、有小叶，以大叶为主，小叶衬托，一片片层次清晰；大叶向一边弯曲，小叶向另一边弯曲，形成动态的对比变化；不论大叶小叶，卷到了尖子上都反向微微一弯，显出一种倔强，这样一来，这些曲线就有了力量，有了生气，否则就会软塌塌的了。最后先生又说：越是圆润柔和的图案，越不要忘了给它加一点力量。

林先生说了很多，情绪很兴奋，恨不得要把一肚子知识和思想一下子都教我明白。这是我后来每次听先生讲话都同样见到的气度和风格，到我当了几年教师之后，我才领会到，那种气度和风格正是教师最

重要的品德。

学生时代听到林先生的又一次重要教导,是先生给一些同学讲她正在设计的几幢教师小住宅。讲话的主要意思是做建筑设计首先要全面而细致地考虑建筑物的使用功能。考虑功能就是关怀人,在住宅来说,首先就是要关怀家庭主妇,所以,厨房朝向要好,油盐酱醋、锅碗瓢勺要放在最方便取用的位置上,甚至要注意到妇女的个子比较矮一些,力气比较小一些。林先生是诗人,是真正的、出色的抒情诗人;林先生是爱美的人,是十分敏感地追求一切美的人;先生的建筑价值观里,又总是把功能的完善放在第一位,而从林先生的生活、学术和创作中,有谁能认为先生放弃过诗意、忽视过美?完善功能就是关怀人!关怀人,这也是美。几十年来,我没有忘记先生的教诲,把这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坚持到底。

到我留在系里工作,林先生的身体更差了,记得好像是再也不到系馆来了。但我开始教一年级的建筑设计初步,按照苏联榜样要先教西方的古典主义柱式。这一套我没有学过,当时惟一能请教的老师只有林先生,我不得不去拜访。每次去之前,胡允敬先生都要嘱咐我,先把问题想透,问明白了就走,不要太劳累了林先生。但是,要问明白了就走可不容易。那时候,先生总是倚在床上教我,说起话来,喉咙呼噜呼

噜地响,夹杂几声咳嗽。但话依旧说得又快又急,而且一说开头,从来不限于我提出的问题,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滔滔不绝,我很难找到合适的空子抽身告辞。说得太多了,先生会累得喘息一会,半闭着眼睛,但右手还是举着,做出要留我的姿势,房间里没有别人,我觉得不能回头说走就走。所以,每次请教,断断续续,时间都短不了。我那时太年轻,不懂事,甚至想不到给先生倒一杯水,现在回想起来,眼角就会湿。说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先生讲了希腊建筑上的装饰纹样卷草和蛋剑如何经印度传到中国并且如何变化的过程。我如同听了一堂系统的大课,知道了研究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知道了要了解研究对象动态演变的意义,也初步知道,观察研究对象,要多么细致深入,一点也不能疏忽。

林先生把科林斯柱头叫“大白菜”,细细给我分析了它的造型,教我欣赏它的美。先生说,每一片“白菜叶子”都厚厚实实,而不是完全真实的那薄薄的一片,这是因为柱头总要置身高处,人的观赏点很远,浮雕浅了不好。叶子厚了,就有个比较宽的侧面,这侧面不是一个直角转过去,而是斜的,这样在阳光下阴影就不会太硬。斜面掩饰掉了叶子的厚度,不致于显得笨拙。那斜面不是既平又直的,它是微微凸起的一个饱满的曲面。说到这儿,我记得清清

楚楚，先生用手指摸摸嘴唇，说，就像这样，这样才有生命的感觉。可是那嘴唇已经苍白，没有血色了。

过了不久，林先生就住进城里，治病疗养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求教。我的幸运是毕竟求教过四五次，我的不幸是只有四五次。

我长期保存着林先生交给我的几页纸，那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字，都是先生写的关于“大白菜”和卷草的断想。可惜

笔迹颤抖，十分难以辨认，它们肯定是些跳跃着的散珠碎玉般的灵感，但我不能把它们连缀成句。这几页字显然是林先生勉强挣扎着写的，要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帮助后人走向更美。它们让我知道林先生在病中多么热爱生命，这世界上一切美中的最美。

老天，你不为养育出了这么一位热爱美又创造了许多美的女儿骄傲么？为什么要用病痛长期残酷地折磨她，催她早逝？

2004年初春

## 一位正直而认真的人

1998年春末的某一天下午,朱畅中先生把十几年整理的关于国徽设计过程的全部资料,整整齐齐地交给了建筑学院的资料室存档,并且殷殷嘱咐了一番,想不到第三天,他患了脑溢血,再过几天便去世了,这件工作,这份档案,成了朱先生留给中国历史的一份重要遗产。1998年7月19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叫做《历史档案了结国徽设计公案》,作者梓平。报告说:“关于国徽设计之究竟,笔者特地到全国政协档案处和清华大学查阅了国徽设计的历史档案。……国徽采用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方案是不争的事实。”梓平先生在调查过程中,朱畅中先生给他许多帮助。他说,弄清这段历史,“并不是与谁争名的问题,而是对国徽设计当选者一个隆重纪念,并表示对国徽尊重”。

朱畅中先生是我的建筑专业启蒙老师,先教我们建筑设计初步和投影几何,后来又教建筑设计。在我们系里,不论教师还是学生,公认朱先生是一位极富才华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连一句普通话都

学不会,说些什么,往往会把脸憋得通红。那门投影几何,实在难为了我们,不过,也给了我们意外的乐趣,讲到对称轴的时候,那一句“叭(音‘别’)哒一记翻过(音‘古’)来”,成了我们对学生时代最亲切的回忆之一,直到现在,老同学聚会,还会贫嘴嚼它几遍。

朱先生是位极认真的人,专门刻了一枚图章,“迟交”两字,不论是设计课的草图还是正图,我们都得按规定的进度准时上交,逾期不交,就要磕上那个红印,会扣分。建筑系的学生一般比较散漫,那时候政治运动又多,很容易把作业耽误了。我们怕朱先生的红印章,快到交图的日子,便紧赶慢赶,往往来不及下板就连图板一起戳到墙根上。那真叫分秒必争。不过,朱先生其实也就是红着脸吆喝,我记不起有哪个同学的图上真的吃过他的印章了。他要的是培养我们的认真作风。

朱先生的认真到了天真的地步,以为不论什么时候和什么境况都可以讲道理。“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工宣队来“占

领”学校“领导一切”，没多久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一场杀气腾腾的“政策攻心”之后，按照早就拟好的名单，我们建筑系的牛鬼蛇神们便被横扫到了一幢小楼房的楼上。这其中有朱先生，荣幸的是也有我。进到那间房间里，气氛不但恐怖，也很诡秘。各人都在心里默默揣测自己究竟有些什么把柄落到了草拟那份名单的老朋友、老同学手里。我的“恶毒攻击”罪名早已由一位老朋友、老同学迫不及待地提前在大字报上公布，那是在外国古代建筑史教科书里“借描写古埃及奴隶被迫建造金字塔时的饥饿困苦影射三面红旗”。我当时也很天真，还相信这运动真的不会冤枉好人，心情虽然很觉得委屈压抑，倒并不惊慌。不过在工宣队面前也表现得很“老实”，唯唯诺诺。但朱先生却在那种情况下仍旧认真，习惯地瞪起眼睛，吵吵嚷嚷，不服气，要求工宣队讲清楚。工宣队就叫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互相批态度，我顺从工宣队的“布置”，也对朱先生说了一句工宣队拿手的“攻心”的话：“你的问题，革命群众早就全部掌握，早交待比晚交待好，逃是逃不过去的。”会后，他虽然不大说什么了，但总是气鼓鼓的。每逢负责“教育”我们的工宣队员不在楼里，我们一堆牛鬼蛇神就会放下读了不知几千百遍的“红宝书”，海阔天空地胡聊，朱先生很少插嘴，含着一

种冷冷的讥讽的微笑在旁边听着。大概只有一次，我们讨论一块球形磁铁的两极的位置，他兴致勃勃地说了不少话，习惯地支起了右手的兰花指。后来，大概确实没有什么“辫子”，他很快便被解放成了革命群众，我后来却在鄱阳湖边荒凉的农场里往“认罪书”上签了字。那时候，我老伴在渤海边她们的“五七农场”患了肾炎，很严重，尿里含血，肉眼见红，被农场放回了家。她一个人远在北京，随时可能撒手而去，工宣队对我说，认了罪，可以当“人民内部”处理，让我回北京看上一眼。我万不得已，只好豁出去了，签了字。朱先生也在农场，他当架子工，我当瓦工，不在一个班，虽然常有机会在一个墙段上劳动，因为大家干得很猛，没有时间说话，而且，上班下班都要排队走，边走边唱语录歌，高声喊“万岁”，所以两年里他只对我说了四个字，他说：“你真孬头。”那是在我“服罪”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位年长的“五七战士”一起被抽调到湖堤上通宵往卡车里装几米长的大原木料，那是一件既劳苦又危险的工作，根本不应该调年长的教师去干，但大家都干得很努力，在极短暂的一次休息的间隙，朱先生拨了一下我的肩头，说了这么一句。我一听，知道他并不相信我在教科书里影射什么，又知道他并不记恨我在“批态度”会上的表演。书上写的那些话，本来是



一般历史书上都写到的,不写倒奇怪了,但熟读历史书的老朋友、老同学为了“立功”把它“揭发”了出来,而不专攻建筑史的朱先生,恐怕没有时间多读历史书,却不信那一套。他的认真,不仅仅对事情,而且对自己的人格良心。在那种环境里,我当时对他的话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心里很感激。有一天,我正在朱先生刚刚绑好的脚手架上垒墙,架子忽然塌了,差一点砸到下面的汪坦先生和胡允敬先生。一向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工宣队员,晚上找人调查“事故”。我吃过那种被一口咬定有罪就再也无法摆脱的苦: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老同学为了“表忠心”,而检举告密又可以丝毫不负责任,即使完全造谣也不受任何谴责。我为朱先生担了几天心。好在他毕竟“干净”,万幸没有受罪。

残酷而可耻的时期终于过去,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作为专家学者,朱先生常常被请去咨询、开会,多半是为了城市规划、风景区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这些都是他的特长,本来是他对国家可以做出很多贡献的事。但是那些会,大多并不要求专家、学者们认真,专家、学者们也不能认真。朱先生可依旧认真得天真,钉是钉、铆是铆,有道理就要胀红了脸争个水落石出,既不肯圆通依附,也不肯沉默不语。数落起不通的人和不通的事来,往往直来直去,

不大会看眼色、顾情面。偏偏不通的人和不通的事不少,因此朱先生慢慢不大受人待见,背后还有人叫他“朱大炮”。我倒是欣赏这个称号,并不是人人都配称为大炮的。当大炮,一要有真知灼见,二要有责任心和勇气。这两样,许多人都缺,但他朱先生不缺。一位精通世故的老同学说:“哪个当头儿的不喜欢听人家顺着说好话捧场。专家学者在会上的作用不过是论证头儿的正确罢了。”朱先生就是通不了这个世故,通了便不能认真,不认真便不是他朱先生了。

朱先生晚年最认真地做的一件最认真的事便是戳穿一个名人自封为国徽设计者的谎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采用的是梁思成、林徽因二位老师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师们做的设计,八十年代,梁、林二位老师早已故世,那位名人却出来说国徽是他设计的,一些报纸被名人唬住,屡屡做出不符合事实的报导。朱先生见了,很生气,骂了一声“鸭屎臭”,就认起真来。因为设计国徽的时候朱先生是营建系的系秘书,参加过设计竞赛和评选过程中全国政协的好几次重要会议,所以他自然就担当起辨正事实真相的责任。他召开座谈会、搜集资料、写文章、会见记者,忙个不停,眼看他头发一天天地白了。1949年和1950年,我还是营建系的学生,不能参与